



碧石台空歌

青枚 著

卷三

寐语者首次作序并在书中客串南朝公主

蒋胜男、施定柔、梅子黄时雨联袂力荐

才情女编剧青枚诠释南北朝旷世奇情

他是漠北草原的摄政王爺，半壁河山抵不过

骨肉相残的苍凉

她是御鸣鼎食的南朝公主，一束白绫勒不断

去国离乡的幽怨

乱世英雄遭遇变幻女人心，江山挽歌与生死

绝恋琴瑟相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碧石台空歌

青枚 著

卷三





【目 录】

楔子	停云高处向谁去
第一章	功名相避如飞鸟
第二章	东家桃李西风泪
第三章	检校长身十万松
第四章	正见龙荪破紫苔
第五章	水随天去风无际
第六章	飞红成雨空人梦
第七章	风云开阖鱼龙惨
第八章	千丝万意无时已
第九章	西风落日待君携
第十章	天下中分遂不支
第十一章	昨夜明月到今宵
第十二章	衣冠偶坐论分合
第十三章	松涛不奈秋光好
第十四章	云散城头百尺高
第十五章	风狂雨横秋月夜
第十六章	翻覆人间未肯休
第十七章	心似风吹香灰过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人间哀乐转相寻	事无两样人心别	月照城头乌半飞	去天尺五君家别	断肠明日霜天晓	却恨夜夜东风恶	犹记当时西江月	古来一片伤心月	欲行欲坐知何时	论交相探两不疑	月明直见松间雪	孤负平生弄泉手	朱雀桥下冰初结	欲行欲坐知何时	燕山雪花大如席	万物皆春人独老	不须看尽鱼龙戏	帝城尘梦千载间	却叹蔷薇几度花	孤鹜落霞共长天



后记	第三十八章	浮生沉潜一梦惊	347
尾声	第三十九章	杯酒长剑方寸心	343
第五十五章	第四十章	河梁更赋断肠辞	340
第五十四章	第四十一章	相知定识春风面	334
第五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	山河无力为英雄	329
第五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梦魂不到关山难	322
第五十一章	第四十四章	凤凰丹禁銜紫泥	314
第五十章	第四十五章	纵惟翻覆俯仰间	310
第四十九章	第四十六章	庭前玉树枉断肠	301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七章	横扫千军如卷席	296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一醉高寒清到骨	291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九章	得从鸣珂傍火城	280
第四十五章	第五十章	雁行鱼贯度飞梁	276
第四十四章	第五十一章	升沉不改故人情	270
第四十三章	第五十二章	疏钟已应晚来风	267
第四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浮云散尽见天心	258
第四十一章	第五十四章	参商相距几微尘	248
第四十章	第五十五章	美人来去春江暖	242
第三十九章		醉与江涛共春光	239
第三十八章			233

停云高处向谁去

楔子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

天气暑热难当，但在漠北的深山之中，一旦到了太阳下山时分，寒气依然会悄悄漫过草野，越过树丛，潜入林木之间，趁着夜色渐渐侵入人的脚底、身下。

即使是盛夏时节，睢子他们也会在山中燃起火堆，既是用来烤打回来的猎物，也是为了驱蚊虫取暖。

八百多人燃起十几处火堆，散落在山坡上，星罗棋布，与天上闪动的繁星相对应，一样的繁耀，一样的热烈。

星空璀璨，银汉迢迢，一颗红色的星在天空靠南边的地方闪动，点点流星从它身旁掠过，星坠如雨，像是天庭也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攻伐。

叶初雪靠在一处粗大的树根上，手指拨弄着脚边的野草，从枝杈的间隙望着星空，轻声唱着：“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

火上的兔子烤熟了，散发出诱人的肉香。睢子小心地撕下一小条肉放在口中尝了尝，又撒了些盐巴和香料抹匀，这才将兔子的一条腿撕下来，用匕首割成小块肉，拿一张芦苇叶包裹着，给叶初雪送去。

叶初雪看了一眼，并没有停下来，继续低声唱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睢子见她来接，索性在她身边坐下来，问：“你在唱什么？”

叶初雪看了他一眼，终于停下来，淡淡地回答：“汉人的歌。”

“什么内容？”

“大概是说农人耕种，一年四时劳作的内容。”叶初雪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禁不住去想，平宗有一次曾说，要带她到乡间的麦地里去看看。他说起北方的耕作，嘲笑她不懂农事，还说过不会将南方变作丁零人的牧场。

“耕种？”睢子笑着摇了摇头，又把兔子肉往她面前送了送，却问，“你懂种地吗？”肉味扑鼻，却惹得她一阵恶心，忍无可忍地推开睢子的手，跑到一旁剧烈地呕吐



起来。

睢子看着她的背影，有些沮丧，拈起一块兔肉扔进自己的嘴里，一边嚼着，一边唱起自己部族的歌。

步六狐的歌谣与草原人的不一样，也许是因应了大山的地形，腔调也被拖得九曲十八弯，一字一句，婉转风流，倒是有一种叶初雪从未领略过的风情。

她好容易呕吐得告一段落，到一旁的水桶里舀了勺水漱口，然后依旧回到之前靠坐的地方坐下。睢子凑过来问：“吃肉吗？”

叶初雪没好气地瞪他一眼，开口时声音沙哑：“酒！”

睢子倒也不为难她，冲着火堆旁的伙伴吹了声口哨，就有人抛过一个酒囊来。睢子利落地接住，又递给叶初雪，仍旧笑着：“你是我见过的女人里，最能喝酒的。”

叶初雪仰头灌了一大口酒，将恶心压了下去，却一时发起怔来。

她被睢子带入云山已经一个多月了。起初睢子对她严加戒备，日夜派人看守，绝不许她离开视线三步之外，就连当初他给她的那把匕首也收了回去。睢子说：“你生孩子之前绝不能出任何问题。”

其实睢子对她的话始终半信半疑。毕竟她刚刚有孕，身形不显，睢子甚至连她是否真的怀孕也不能肯定，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掉以轻心。后来叶初雪渐渐有了孕吐，身体各种不适也都显露出来，睢子这才相信她确实是怀了兄长的孩子。

睢子将叶初雪带到大山的最深处。

云山在阿翰尔湖以东，南北走向，长达九百多里，北接丁零人先祖所居大苍山，向南一直延伸到了阴山北麓，并且从那里向东南方向斜插下去。龙城京畿的东边边界，便是云山南端支脉康山。

云山之大之深，令睢子确信，即使平宗回转，丁零人全力前来攻打，也不可能找到他们。

他命令将一切计划都暂缓，等叶初雪生了孩子，再继续进行。

他手下自然也有不满的，但睢子在这群人中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叶初雪曾见他与手下几个领头的激烈争吵，到最后总是以其他人对睢子的俯首结束。虽然他们用的是步六狐人的语言，叶初雪听不懂争吵的内容，但每次争吵后他们都会再向大山深处转移一次，叶初雪也就明白了这些人与睢子的分歧，大概就是该往哪里走。

这一行只有叶初雪一个女人，虽然睢子已经警告过手下不得靠近，但那种如毒蛇一样缠绕在她心头的恐惧却始终不退。

没有了平宗在身边，叶初雪才真切地体会到了恐惧的滋味。

昆莱所为对她的阴影始终都在。她现在身边环绕的全是数不清的男人，他们看着她火辣辣的目光，说话的声音，身体的气味，甚至走路时脚踩在地上断枝发出的声音，都让她心惊胆战。

山路难行，到了这里马全无用处，早在进山前睢子就让人将马匹收集带走，进山之后就全靠双脚步行。有时遇到沟壑崖壁，不得不让人背着她攀爬，叶初雪都要强忍着浑身如针扎一样的敏感，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死死掐住自己的手腕不让自己挣扎，这样才能熬过那些难堪的身体接触。

之后便是无穷无尽的呕吐。

整个队伍都要停下来等她，有些人十分不耐烦，粗喝咒骂，虽然叶初雪听不懂他们说话的内容，却能从随后众人猥琐的笑声中猜到个大概。于是呕吐更加剧烈地袭来。

人人都以为她是因为怀孕而呕吐，这至少令她不会受到更加具有敌意的对待。

叶初雪从来没有如此想念过平宗。

只有在这样艰辛且孤独的环境中，她才能肆无忌惮地想念他。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看她的每一个眼神，他的触摸和亲吻，他的怀抱和体温。叶初雪想得胸口发痛。

她一直觉得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也曾经带着重伤昏迷的平宗穿越暴风雪，在茫茫雪原上救了他的性命，她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可以独自周旋于这群步六狐人中。

但是真的身临其境了，才发现要坚强很容易也很难，她仍然是那个亡命之徒叶初雪，却再也不是那个无所畏惧的叶初雪。她开始无比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生怕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出任何意外，她怕再也见不到他。

平宗临走时去而复返，对她说的这句话是她一直支撑下去的动力。

睢子一直暗中观察着叶初雪，能看得出她对平宗的思念，也能看得出她的苦苦忍耐，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亲自照顾叶初雪，不让手下任何人有单独接触她的机会。

但总有人会违抗他的命令。

晚上扎营，睢子通常带着十个人与叶初雪在一处，他们会在离火堆二十步之外的地方扎帐篷，而把靠近火堆的地方让给她。

到后半夜火堆的火渐渐熄灭，有一次叶初雪惊醒。她本就睡得少，被睢子掳走之后更是每天只会略微合眼一两个时辰，脚步踩踏在松果上发出一声脆响惊醒了她，一个步六狐人悄然从身后树林的阴影中掩了过来。

叶初雪登时警醒，正要呼叫就被捂住了嘴，那人在她耳边喷着热气笑道：“都说晋王的女人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尤物，你别乱动，让我抱抱就好。”

这人的汉语竟然说得十分流利，叶初雪只觉血冲上了脑门，眼前开始发红，她不敢太过挣扎，怕伤着孩子，却在那人热烘烘的身体贴上来的时候，朝火堆里尚未完全熄灭的木炭伸出手去。

就在她准备不顾烫伤自己要抓到木炭去捅那人的时候，身上的男人突然惨叫了一声，整个人被拖离她的身体。

叶初雪坐起身，只见一道巨大的白影咬住那人的腿，飞快地将他拖进了森林深处。

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人发出的惨呼越来越弱，很快就听不见了。睢子和手下听到动静赶过来的时候，只看见山林里隐约有无数的狼的影子闪过。

第二日睢子遣人去查看，在森林的深处只找到了人的半只脚掌，还有被撕得粉碎的衣帽和配饰。地上到处是血，但那人连骨头都没能剩下。众人面面相觑，不寒而栗，立即决定转移营地。

这之后，队伍中经常有人看到一大一小两只白狼率领着狼群在附近逡巡。这本是云山深处高绝之地，即使有狼也不会太多，但随着他们越往深处走，周围的狼就越来越多。这群狼很安静，并不经常发出声响，甚至会有意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随即迅速消失。

步六狐人开始人心浮动，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群狼。每当他们成群结队去打狼时，那群狼像是提前预知一样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随即第二天又会出现。

只有睢子看出了其中的奥秘，问叶初雪：“白狼是狼王之王，为什么会有两只狼王之王？它们不打架吗？”

自从狼群出现之后，叶初雪觉得安全了许多，神色便比之前好转，听他这样问，



只是装傻：“我怎么会知道？”

睢子将信将疑，却将捡到的那半只脚掌拿给手下传看，下达命令，若有人再侵犯叶初雪，就丢出去喂狼。

叶初雪就这样度过了没有平宗的第一个月。

看着睢子送到她面前的烤兔子肉，叶初雪有些犹豫。她知道为了腹中的孩子，她咬着牙也得吃一些，但最近的孕吐越来越厉害，一点儿肉味也沾不得。睢子看她的神情也就了解了，拣了两块胡饼递给她：“就着一起吃。”

叶初雪点了点头，闭着眼什么也不敢想，囫囵将肉和胡饼一起吞下去，又连忙喝了一大口酒，这才好歹算是完成了任务。

睢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令她不得不说点儿什么来打破沉默：“我们就一直在山里待着，直到我生产？”

“嗯。”睢子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什么。

叶初雪蹙起眉来，借着火光仔细打量他。

睢子始终也没有带叶初雪去步六狐人聚居的山谷。那里曾被丁零人血洗过，只剩下了空无一人的营寨。睢子说那里冤魂太多，会对孕妇不利。

但叶初雪心中始终存有疑虑，这点疑虑随着她每日观察这群步六狐人而逐渐扩大。

这些人都会说汉语，只是不肯在她面前说，而他们的衣饰也远比草原其他部族要精致华贵。叶初雪怀疑他们一直不停地往山的深处走，也许不只是为了不让丁零人找到他们，而是要去什么地方。

她开始学着辨认天上的星星，靠星星确认每天行走的方向，终于搞明白，他们一直都在向南走。

如果他们能够穿越九百里从无人涉足、危机四伏的大山，一路向南，也许他们终有一天会出现在阴山北麓，会与龙城只剩下一山之隔。

功名相避如飞鸟

第一章



新月之夜，滚滚麦浪之中，一行人悄然掩过千里沃野。他们人衔枚、马裹蹄，动作整齐划一，安静迅速，就像是一层暗色的水浪随着风吹麦浪，渐渐漫过田野。

龙城方面早有防备，派遣军队在田头驻扎看守麦子。双方都知道，谁得了麦子，谁就拿下五成胜算。

焉赉白天已经派人查看过，龙城派出的是贺兰军，这让他感到有些棘手。晋王和叶娘子制定的策略，是遇玉门军硬战，遇禁军佯战，遇贺兰军尽量避战。本来贺兰军是贺兰部的私兵，不会参与朝廷防务，但也不知道是谁竟然算到了贺布部也许要与贺兰部修好，居然调贺兰部守麦地，这就令焉赉颇为头痛了。

焉赉自然不是会被这样的小伎俩阻挡的人，只是不能尽兴厮杀一场却是个遗憾。

他调整方略，每日派出斥候查探麦熟的情况，拟定要收麦子的区域，细化成小片，具体到每个十人队所负责的区域，再另派十人相随掩护，只留下田头贺兰军附近十亩地不去侵扰，其余的麦子都会趁夜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收割。

有了晋王允诺的今后兑换成粮食的牛皮片作抵押，京畿农户都十分愿意将麦子让给贺布军去收，甚至还有人家派出壮年劳力随军队一起收割，只是为了表达渴盼晋王回来的心愿。

焉赉也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晋王在民间竟有如许声望。

“那是自然。”听他惊讶地问，自有老农满口赞誉地历数晋王在时的德政。以往晋王用事，命宗室和丁零八部将京畿一带的农田吐出来不许私吞，分发给无地流民令其开垦，每五年减一次税，并且指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设置邻长、里长、党长，负责征发徭役征收赋税，直属龙城尹，豪强贵族不得干涉。

因为这一德政而受惠的农户遍布京畿，因此听说是晋王的军队要收麦子，几乎人人欣然相让，毫无阻碍。

有了农户的帮助，在贺兰军的眼皮子底下收麦子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几千人同时行动，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就连贺兰军用来警戒的狗也都被农



户以母狗相诱，顾不得田中的异动。

没有了金黄色麦穗的遮挡，被割断的麦秆光秃秃地立在那里，被月光照得银白一片。

焉赉站在高地上，眼见着银白的区域越扩越大，挥了一下手，等候在他身后的一千人便悄然跟上去，手脚麻利地将割下来的麦子捆好，手手相传地送到后方装车运走。

一切进行得人不知鬼不觉，焉赉不自觉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照这样的进度，再过三天，就能完成全部收割了。

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尖锐的呼哨从东边冒了出来。焉赉一惊，一跃上马，冲到山坡最高处查看。

只见月光下一片闪着银光的铠甲正迅速向麦地袭来。

他早有准备，发出一声呼哨，登时，之前还在为收麦的人掩护的十人队纷纷上马，抽刀引箭，严阵以待。

来的是玉门军。

严望起初只是不放心，不顾已经关了城门，还是带人出城巡查。

玉门军多是汉人，许多人虽然出身军户，却也都是屯垦戍边出来的，于农事显然要比贺兰军熟悉得多，不到近前就听见了那种刻意地被压抑到最低的奇怪声响，以及趁着月色，可以看见大片被剃秃了的麦田。严望登时警觉起来，发出警告之声，带领部属飞奔过来查看。

不料还未到近前，却突然平地里冒出一队骑手，正刀光霍霍地向他们迎来。

之前玉门军与贺布军遭遇过几次，两相硬拼，玉门军从未有过胜绩，玉门军将对贺布军已经颇为胆寒，又是这样猝不及防地相遇，登时队形就散乱了起来。有人猛勒住马，后面的人收势不及，撞上前方的人，还有人不顾一切地抄起弓箭要先出手，却猛地听见箭矢破空之声，还没来得及抬头张望，就已经被射于马下。

严望大怒，一边呼喝发出命令，强令队伍不得后退，一边命人去唤醒值守田头的贺兰军。

贺兰军多数正在熟睡，听见动静惊醒，慌张地执戟从帐篷里冲出来，却发现面前的玉门军和身后的贺布军激战正酣，他们一冒头立即被两面夹击，当下许多人抱着头趴伏在地上不敢动弹。

焉赉见已经成了明火执仗相对抗的态势，便也不再隐藏行迹，带着亲兵发出一声呐喊，顺着山坡冲了下去。登时，他带来的五千贺布军也都发出呐喊声，冲入了战团。

这一战，玉门军输得极其惨烈。一直到天将破晓，贺布军在一声号令之下悄然后退，潮水般消失在山坡之上时，严望才终于被手下从战团中拖了出来。

他清点身边手下，发现带来的一千人居然只剩下十六人，还全部挂了彩。他知道贺布军是担心天亮后龙城有援兵赶到，这才临时退军，但这一仗输得太过惨烈，即便严望胸怀虎狼之心，到此时也不禁胆寒。

他的胳膊和后背上都有刀伤，在手下的搀扶下好容易在马上坐稳，借着晨光放眼望去，只见尸横遍野，其中不少死者居然是贺兰部的。血水染红了麦田，映得天边朝霞都仿佛是被血染红一般。

他狼狈地摇了摇头，吩咐了一声：“回城吧。”

龙城向来每日卯时开城门。这一日尚未到时辰，便有人叫门。门吏从城墙上向下

看，他不认识旁人，没有耳朵的严望倒是认得十分清楚，见那十几个人个个浑身浴血，登时吓得连滚带爬冲下城墙，吩咐手下打开小门，将严望迎了进来。

严望即使全身是血，骑在马上也自有一种凛然威严，门吏自然不敢多作过问，目送着一行残兵败将匆匆离去，这才兴奋地转头去找同僚好友口沫横飞地说去了：“你可知那无耳郎今日差点变作无耳鬼？夜里带着一千人出城，到清晨回来，就只剩下了十几个，浑身都是血，个个都带伤，不知是被谁打成了那样。”

他故意这样说，是知道定然有人会说下句来：“还能是谁，肯定是晋王的人。我家里的前日回了趟娘家，回来就说如今焉赍将军正带着贺布军在京畿一带。依我看，晋王回来的日子只怕不远了。”

众人登时兴奋起来，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又说了半晌，眼见卯时将近，这才纷纷去准备开城门。

此时城门前已经聚满了要出城的各色人等，一如既往地热闹喧哗。门吏已经带人来到门下，正要去开门，突然一骑飞骑驰到，马上的人喊道：“奉太宰府之命，今日所有城门不得开启，紧闭城门，不得开启！”

如此喊了六七遍，人人都已经听得分明，城下登时乱了起来。

有人是家中有田在京畿的，要出去耕种；有人是要出门打猎种桑的；有人是要走亲戚探访朋友的。如今一纸令下，居然毫无理由地就将城门闭锁，自然是群情激奋，恶语汹汹。门吏和他的同僚们也无可奈何，既然官府这样规定了，他们也不敢违抗，只得带人守住城门，一动不动。

也有相熟的过来小声打听是怎么回事，自然有人憋不住将清晨的情形说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登时太宰严将军被晋王打得门牙都找不到的消息就传了开来。

城中之人许多都深为高车人和玉门军所扰，早就期盼着晋王回来，听了这样的消息连骂娘都顾不得了，一溜烟奔回所住坊里，传播消息。

不到中午，晋王带着十万大军即将兵临城下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了龙城七十二坊的每一个角落。

崔璨听到这样的消息十分惊讶。

他自然知道民间口耳相传的谣言做不得准，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只需派人打听一下，就已经知道了原因。

听到严望惨败的消息，崔璨第一个念头就是绝不能让皇帝知道，否则只怕他们更要毫不犹豫地弃守龙城，加紧迁都的步子。

想到此，崔璨也顾不得别的杂务，匆忙进宫觐见。不料到了延庆殿，见严望身着礼服跪在平宸脚下，也就知道自己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

果然平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严望破口大骂：“让你去南方监军，你打不出个眉目来，阿若还为你说项，说你的兵都是骑兵，打不惯南方的仗。朕准了你回来，结果你回来了也打不赢。国朝立朝百年，还从来没有一任太宰被个流寇打得全军覆没，你还有面目到我这里来跪？”

严望把牙根咬得咯吱作响，双手撑在地上，指甲抠进了砖缝里，一任五梁冠深深扣在额头上，遮挡住视线，低下头一言不发。

还是平若见他后背和手臂都渗出血来，于心不忍，出言劝道：“陛下，这一仗确实不怪严将军。他只带了一千人，贺布军却有五千人之多。对方有备而来，他却猝不及防，两方相遇，严将军没有退缩，力战到底，已属难得。”



“难得？”平宸斜瞅着严望冷笑，口中却驳着平若的话，“是啊，全军覆没，主帅却自己回来了，确实难得。古往今来，也只有李广有他这样的事迹。”这话说得恶毒至极。李广当年是率一万大军主动出击大败而归，严望却是出其不意地遭遇，二者本就不可相提并论。但是盛怒之下，却也没人敢反驳平宸。

平若被他噎得一滞，无奈地向崔璨望去。崔璨却无意为严望说话，沉吟了片刻，上前一步，先向平宸施了一礼，直起身道：“陛下，可否容臣问严将军几个问题？”

平宸的火气没发完，被他这样一打岔，倒是不好再将怒火转到别处去，只得哼了一声，背转身去。

崔璨知道这是默许了，便转向严望，问道：“请问严将军何时带兵出的城？”

严望一声不吭。

崔璨不以为意，又问：“严将军为何会突然带兵出城？”

这时连平宸都留意起来，转回头盯着严望。

严望仍旧一声不吭。

平宸沉声喝道：“问你话呢！”

严望毕竟是久经沙场的武将，这一声喝得殿内所有人耳朵都嗡嗡作响，宫女和内侍无不瑟缩，就连平若都忍不住微微皱了皱眉，严望却仍旧八风不动地跪着。过了好一会儿才终于缓缓抬手将头上五梁冠摘下放在身前，缓缓开口：“是陛下要问，还是崔相要问？”

这话的意思非常明确。丞相虽然总理全国政务，却无权管辖都督中外军事的太宰，这两人一文一武本是互不统属的平级，因此若是崔璨问话，严望确实是不用回答的。但此时既然平宸发了话，严望却不能再装聋作哑，因此有此一问。

他这心思，在场几个人心里明镜一般，更是往平宸刚刚平息了一点儿的怒火上又浇了一桶油，登时火苗又蹿得仿佛要将大殿的房顶都给烧塌一般。他咬着牙冷笑：“怎么？不是朕问你就不打算答了吗？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太宰吗？朕能让你戴上这五梁冠，也就能让你秃着耳朵滚出这大殿。不要废话，赶紧回答！”

自从平若和平宸制定了南下的策略之后，平宸对待严望的态度就再不若从前。平若心中明白，这是因为平宸对严望彻底失望后决定放弃了。

平宸将严望从南方调回来，固然有抛出严望吸引晋王注意的打算，也是在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就算不能清洗替代晋王势力，至少也能抵挡几分，做个尽心护主的忠将，即便阵亡了也能让人在功臣簿上写下他的名字。

然而严望的这次大败可谓彻底打碎了平宸的念想。虽然他血战到了最后，虽然他人数比对方少，虽然他有许多可以被原谅的理由，但仅仅一条就足以让平宸愤怒得失去理智：他这一败，让人心无可抑制地倒向了晋王。

这就如同摧毁了龙城面对晋王时的防线。

平宸一看见崔璨匆匆赶到，就知道如今城中在流传什么样的流言。否则以崔璨的谨慎绝不会在这个时候蹚这潭浑水，贸然发问。所以严望到了这个时候还要端着架子不予合作，更令他怒火中烧到口不择言。

平宸的心思平若完全明白，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平宸失控。毕竟严望这颗棋子现在还不能舍弃。

就在平宸的话音刚落，严望还来不及有所反应的时候，平若已经上前一步，用刻意放轻松的语调道：“其实这事臣是知道的。严将军夜里带兵出城巡查，也是因为最

近贺布军时时觊觎京畿麦子，他实在不放心。当时他要出城，还是找中书府批的门引。”他说到这里顿了顿，语气放得更轻柔，“所以臣一直说严将军虽败却无罪，就是因为此战事出乎意料，严将军并无准备，而且若不是他公忠体国，深夜仍然不忘记巡查京畿，又怎么会遭遇这样的惨败？这次损失的都是严将军一手带出来的精锐，他此刻只怕比陛下还要痛心。”

平宸当然明白平若突然插嘴的原因。他知道此时也不能对严望逼迫太过，既然平若解了围，便顺着台阶下来，转头问崔璨：“崔相以为阿若这个回答如何？”

崔璨诚惶诚恐地连连向平若施礼：“不敢不敢，劳平中书亲自作答，在下不胜惶恐。”他说完之后，直起身却并不再多说什么，袖手往旁边一站，仿佛只是随口问了一句闲话而已。

这样的态度倒是让平宸那一场脾气发得好像有些没有由头，气氛登时就又尴尬了起来。

还是平若打破沉默，低声提醒：“陛下，如今且不论严将军的功过，他血战一场，身负重伤，已经在这里跪了快一个时辰了，是不是让他回去先歇息一下，之后要如何奖惩再做议论？”

平宸冷笑了一声：“把仗打成这样，还奖什么？你跟崔相还有七郎，到时候一起议一个处罚的办法来就是了。”他的目光挪到严望身上，淡淡地说：“你的伤找大夫看过了吗？”

严望以头碰地：“一回来就赶来觐见，并无闲暇疗伤。”

平宸沉默了一会儿，低头把玩着腰间雕成鹿形的玉带钩，淡淡地说：“让御医去你府上看看吧。”他说完便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专心斟了一杯酒喝起来。

嘴一占住，自然没办法说话。严望知道这是放他走了，便不再耽搁，捧起地上的五梁冠站起身来。他跪得久了，两腿又痛又麻，身体晃了晃，见平若和崔璨都无言地在一旁看着他，便不肯露出半分弱来，咬咬牙，强挪着两条腿缓缓走出了大殿。

平宸杯中的酒到严望的身影彻底从门口消失时正好喝完。他这才转向崔璨，问：“崔相这个时候来，是有什么要说的？”

崔璨张了张嘴，却又颓然摇了摇头：“没有了。臣是听见了一些荒诞的传言，怕陛下误信了，来说明。不过陛下想来已经都清楚了。”

平宸冷峻地笑了笑：“你来了倒也好，阿若倒是有消息，崔相听听吧。”

崔璨一怔，朝平若看去。

平若点点头，对崔璨说：“柔然图黎可汗暴毙，他儿子逯忝继承汗位。”

崔璨先是微微一惊，立即在记忆里搜寻：“逯忝……逯忝好像还不满三岁。”他抬起头，见平若点头，随即意识到了：“这連忝的生母不会就是那个南朝公主派去和亲的可贺敦吧？”

“正是。”平若叹了口气，“此事蹊跷得很。当初图黎要来龙城，半路在榆关停下，可贺敦去了趟漠北就折返王庭，然后就传出图黎的死讯，而可贺敦成了柔然的太后。”

崔璨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就是说，可贺敦已经掌控了柔然的局势，而这个可贺敦就是……”

平若替他说下去：“没错，就是那个女人的侍女。他们之前去漠北密谋，定与此事有关。有传闻，可贺敦此次能顺利拥立連忝，完全是因为有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柔然王庭，控制住了俟斤鹄望的人。那些人，都是丁零人。”



听到这里崔璨自然已经完全明白了：“是晋王！”

平若心情烦乱，却仍要将更多的坏消息说下去：“河西四镇最近也有异动。本来他们攻占了柔然人的河西牧场，大批兵力驻扎在那边怕柔然人反扑，但现在柔然王庭已经与晋王联合，河西四镇压力骤减，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崔璨自然不会傻到问蠢蠢欲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有些理解平若和平宸商议迁都之事的不得已了。

崔璨此前不在中枢，对晋王的全部认知也不过是一个实质上掌握着朝政时局的摄政王。晋王称雄战场所向披靡的时候，他年纪尚幼，且对军务没有直观的感受。一直到了自己能够厕身在延庆殿里商议国事时，才发现这个晋王虽然败逃在外，龙城和整个北朝却依然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

就如眼下，连他的行踪都不知道，这龙城上下就已经因为他而沸腾不安了起来，仿佛他夺回龙城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崔璨看着面前这两个少年。他们俩是晋王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晋王的光芒下，他们所有的反叛和胆怯都因晋王而起，这也注定了他们所有的决策都会被晋王的一举一动牵着鼻子走。但他们却无力摆脱，只要还在龙城，不管晋王会不会回来，他们都不可能真正脱离晋王的影响力，不可能挣脱晋王的影子。

“如今才觉得，迁都也许是好事。”崔璨在见到平衍的时候，说出了心中所想的话，“否则的话，陛下在龙城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你这么想？”平衍看着他，平静地问。他面前的矮几上放着切好的瓜，一枚枚晶莹剔透，青翠欲滴。平衍一边示意阿屿将几枚瓜给崔璨送过去，一边问：“那么你想过一旦迁都的后果没有？”

这本就是崔璨潜心推演了许多年的结论，他自然清楚：“如果放弃龙城，晋王势必会控制太仓河以北，而雒都则控制太仓河以南。”

“国无二主这话你听说过没有？”平衍用手中的小刀一点点将瓜切碎，看着汁水流出来，顺着矮几上的纹路四下里漫延，语气仍然平稳。

崔璨沉默了许久，道：“如果不迁都，只怕连太仓河以南都保不住。”

平衍抬起头冲着他咧嘴笑了笑：“所以你看，你所忠的是当今的陛下，而我所忠的却是这个江山社稷。”

他这些日来越发地深沉难测，即便崔璨也能察觉到些异样，总觉得他身体里似乎有一处黑暗，正在逐渐扩大，慢慢将他吞噬。

“不！”崔璨自进了秦王府，这是头一次抬起头来直视着平衍，“殿下所忠的，也不过是晋王而已。”他迎着平衍如刀子一样的目光起身，向他深深施了一礼：“所以即使对殿下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晋王得到龙城，总好过龟缩在漠北。”

平衍仰起头看着他，声音变得严厉：“你想过没有，这个决定也许会将中原大部拖入战火之中？”

崔璨淡淡笑了笑：“若是晋王能够安居龙城，殿下也就不必担心战火了，你说对不对？”

东家桃李西风泪

第一章



龙城南边有一片望不到尽头的瓜田，方圆五十里皆产香甜的东陵瓜。到了丰收的季节，瓜农除了要挑选最好的瓜送进龙城各个勋贵的朱门高户去，还要挑到市集上去贩卖。除此之外，也常有富裕人家专门遣人到瓜田中去挑选新鲜的瓜，成批买回去。

龙城内东、西二市，每日午后开张，到宵禁时便要关门，不比这里不受管辖。对于做生意的小贩来说，反倒没有这里方便。于是除了卖瓜，其他贩卖南北货物的人便也都会集于此，一时间吆喝售卖，俨然成了个南郊的大集。

晗辛从几天前就留意到总有人在她的瓜棚附近徘徊不去。

她从龙城出来后，受到好心瓜农收留，便暂时栖身于此，洗尽铅华，荆钗布衣，权作一个普通农妇的模样，帮瓜农照料瓜棚作为报答。她口齿伶俐，心思机敏算账快，待人也亲和，所以自她来后生意竟然还不错，与周围邻居关系也都和睦。二十多天下来，人是被晒黑了不少，但心里居然也不似当初那样痛得几乎要将她全身的力气都拧干一般。

正是最火辣热烈的时节，晗辛常常看着瓜棚外蓝得耀眼的天空出神。如果不是每次往北看，总能隐约看见龙城城墙那巨大的身影，她甚至觉得自己就应该永远在这里待下去，也许总有一天会将一切忘掉，做一个生活艰辛但爱恨直白且不痛苦的农妇。

但是这几天不用向北看，也总有人提醒着她那场几乎要耗尽她全部勇气和信任的纠结。

那几个人从一开始出现，晗辛就认出了他们。在秦王府里出入这么久，总有几个熟面孔。他们也并不来相扰，确认了晗辛的所在，便远远守着，到了晚上城门关闭之前，才有人匆匆回去，并且留下两人就守在瓜棚外。

晗辛倒也镇定，明白这些人只是奉命看住她。平衍的话是当真的，他不许她再进入龙城一步。但他肯定也不放心就让她在外面行走，于是只能派人寸步不离地守着，甚至连隐藏行迹都懒得去做。晗辛苦笑，她与平衍的默契竟是消磨在了这种地方。

夏天为了防止蚊虫和灰尘，瓜棚上都悬着芦苇编成的帘子。门帘掀开，一个车夫



引着两个衣饰华贵、妆容精致的女子进来。

为首的看着年轻些，却有一种令人无法逼视的气度，两只手拢在袖中，下巴高高仰着，对为她掌帘的人看都不看一眼，昂然走入瓜棚，倒像这瓜棚是她自己的宫殿一般。倒是跟在身后身材要高挑一些、看上去也更老成持重的女子谦和得多，道了一声谢，接过帘子，直到那几个人都出去了才闪身进了门，将帘子小心放下。

哈辛几乎一眼就认出了来人，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想到她居然会出现在这里，惊得轻声“啊”了一下，随即飞快地背转身去，不教对方看清自己的模样。

当先的贵妇人皱眉挑剔地打量着这瓜棚，一手用袖子掩着口鼻，口中抱怨道：“这样的地方让人怎么坐？”

随她进来的女子似乎十分不悦，冷淡地说：“旁边几百家都有，你若是不喜就换一家好了。不过乡间野地，这里又不是皇宫内苑贵人府邸，哪里这么挑剔？依我看这里已经挺好了。”

贵妇人斜眼瞧了她一眼，冷笑连连：“二娘，你是觉得快到龙城了，就可以对我这样说话吗？”她也不等二娘再开口，突然指着哈辛呵斥道：“哎！你怎么回事？我们都进来半天了，连口茶水也没有吗？”

二娘皱眉道：“北方哪里有你要的清茶？这个天气，这种地方，有口冰水喝也是你的福气呢。”她说罢，自己拿起水杯喝了一口。

天气炎热，她们奔波了一整日，到这个时候早就口干舌燥了，这一口冰水下去登时如逢甘霖，精神一振，她笑道：“好了，既然你不愿意歇脚，咱们就尽快赶路，这里离龙城也不过十里。”

贵妇人却又不愿意走了，问道：“都到了这个地方了，你总得告诉我怎样才能见到秦王了吧？”

哈辛听见“秦王”两个字一呆，再也顾不得别的，转身怔怔瞪着她们。

贵妇人察觉到她的目光，不满地瞪她一眼：“不该你听的你就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这都不懂吗？真是的，这种地方净是些粗野村妇，一点规矩都不懂。”她说罢，伸手就去拿哈辛切好的瓜，“这瓜看着倒也不错，有蜂蜜吗？”

冷不防伸出的手腕被哈辛捉住，倒是吓得她尖叫了起来：“二娘！救命啊！”

哈辛看着她，冷冷地说：“乐娘，你如今贵人多忘事，连我都不认得了吗？”

乐娘几乎立即就反应过来此人是谁，定睛在哈辛面上扫了一圈，飞速镇静下来，忽而笑道：“原来是你。怎么沦落到了这步田地？”她目光中全是嫌弃，“你当年即便容貌逊我几分，总不至于邋遢成这个样子，又黑又丑……哎呀……”她低头，看着哈辛握住自己手腕的手，口中啧啧有声：“你看看你这双手，当年内廷第一绣娘，怎么把自己糟蹋成这样了？”

哈辛一直静静地看着她满口讥讽地挑剔，直到这时才将手抽回来，笑问：“南朝太后亲临龙城，怎么不闻鸿胪寺透露半分消息？”

“即便有消息，也是你听得到的？”乐娘丝毫不肯将自己面上的倨傲掩藏半分，目光仍旧上上下下地打量哈辛，“听说你在北方混得风生水起，怎么又变成了这样？”

哈辛一时没有回答，专心将瓜切成小块，用一个漆木的盘子装了送到乐娘面前，又转头招呼柳二娘：“这位姐姐叫二娘吗？一起吃些瓜吧。”

乐娘不悦地哼了一声，却到底没有说话。

哈辛自然知道她的意思，淡淡一笑：“你孤身过江，深入敌国，我听你说想要见